

八大山人册页精选 花果册 花卉册

陈傅席



江西美术出版社



笑人冊頁精選

陳傳席題



主編◎陳傳席 編著◎劉 闊

花果冊 花卉冊

江西美術出版社
全國百佳出版單位

大寧在喜峰口外，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為巨鎮。』根據記載，可知寧獻王原來（朱元璋時）封國在河北省北部，今之宣化之東，遼寧（遼河）以西，北接內蒙古，南和燕王的北平接壤。燕王起兵，挾持朱權為他起草檄文，答應成功後重分天下。燕王打敗了建文後，封朱權於南昌。從此，寧獻王朱權的子孫就在以南昌為中心的江西。朱權有文才，著述甚豐，其子孫差不多皆多文。朱權世子（嫡長子）磐斌先卒，孫靖王奠培嗣。靖王嫡孫朱宸濠起兵造反，被鎮壓，封號從此被除去。

八大山人有一方印曰：『西江弋陽王孫』，他屬於弋陽王一系，弋陽是地名，大抵和今日江西省弋陽縣相合，在弋江（即今之信江）之陽，故稱弋陽，距南昌很遠。弋陽和南昌、景德鎮成三角形。寧獻王朱權的世子（嫡長子）磐斌的庶五子奠璫封於此。《明史·諸王二》稱奠璫為弋陽王，其實弋陽王是在弋陽為王的通稱，猶如寧獻王因在南昌又稱豫章（南昌）王一樣，奠璫實際是榮莊王。奠璫王之嫡子觀錄（封僖順王）襲封，再嫡莊僖王宸瀾襲封，再嫡端惠王拱橫襲封。寧藩被廢除後，曾由拱橫攝府事。再為端惠王庶一子多焜襲封（恭懿王）。多焜無子，萬曆五年死，封號除。就是說，弋陽自奠璫至多焜五世而絕，『弋陽五傳而絕，宗人舉多焜賢能，敕攝府事，瑞昌諸宗皆屬焉……萬曆四十一年，撫、按以行誼聞。詔褒之。會病卒，詔守臣加祭一壇。又多焜者，亦奉國將軍，穎敏善詩歌，嘗變姓名出遊，蹤跡遍吳、楚。晚病羸，猶不廢吟誦。卒，門人私諡曰清敏先生。子謀璫亦有父風』。

這位朱多烺（一五四一—一五八九），字貞吉，號瀑泉、拱檜仲子，是朱權的六世孫，第一代弋陽王奠璫（榮莊王）的五世孫。朱多烺是庶出的，而且過了五代，也沒有襲封王位，但仍然是奉國將軍，享受的仍然是王府生活。

據汪世清考證，朱多烺有五子，依次是：謀璫、謀趨、謀堙、謀鸛、謀卦，其中庶出的謀鸛既啞又有畫名。朱謀璫《畫史會要》載：『謀鸛，字太沖，號鹿洞，貞吉第六子也。』（按應為第四子）。清陳鼎《八大山人傳》載八大山人：『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暗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這個八大山人的「父某」即朱多烺的兒子朱謀鸛。如是，則八大山人是朱多烺（貞吉）的孫子，所以，《个山小像》上饒字朴題字「个山紫公，豫章王孫貞吉先生四世孫也。」『四世』二字被圈去。因為八大山人是貞吉先生的孫子，而非四世孫。所以，這「四世」二字必是八大山人圈去的。從圈去的筆畫精神看也和右面个山（八大山人）的題字相同，或者說其筆性一致。而非和饒字朴的筆性同。另饒字朴題字後，八大山人又在其題字當中鈐有「西江弋陽王孫」的朱文印。說明饒的題字經過他修訂後認可的。

序

陳傳席

石濤說八大山人是『金枝玉葉老遺民』，八大山人確實是明王朝宗室之後。

石濤說自己是明靖江王朱守謙後裔，未必可靠。因為明朝滅亡時，石濤才兩歲，他什麼也記不得，他說自己從未見過父親。記載中他是被宮中人帶出去的，宮中人是誰，也不知道。後來學者們推測可能是喝濤，喝濤後來被學者們考證出來了，但未見到喝濤說石濤是明宗室之後的記載，即使喝濤說了，也未必可信，何況也未說。凡是記載石濤是明宗室靖江王之後裔的文獻，全出自石濤之口，而石濤並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說的可靠嗎？

但八大山人是明宗室弋陽王孫，不會錯。因為明朝滅亡而清軍打到南昌時，八大山人已二十歲了。他的身世，不但是自己清楚，別人也都清楚。他是朱元璋後裔中哪一世哪一系，也都記載得清清楚楚。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他的朋友也知道，所以，他自己的敘說和他朋友的敘說，也都有一定的可信度，和石濤的不知而言，自有天壤之別。

一、現藏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中的《个山小像軸》上有八大山人自題：『个山小像。甲寅蒲節後二日，遇老友黃安平，為余寫此，時年四十有九。』甲寅是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上推知八大山人人生於明天啟元年即西元1626年。而清軍打到南昌時是西元一六四五年，他已二十歲了。八大山人是明宗室，當時若被清軍抓到，可能會被殺頭。但他逃跑了，『棄家遁奉新山中』，隱遁在江西奉新縣山中。後來為了躲避清人的迫害，他出家為僧。

《个山小像》上有八大山人的老朋友，同法門師弟饒字朴題詞：『个山紫公，豫章王孫貞吉先生四世（按此二字後被圈去）孫也。少為進士業，試輒冠其儕偶。里中耆碩，莫不噪然稱之。戊子現比丘身，癸巳遂得正法於吾師耕菴老人……丁巳秋携小影重訪菊莊……』

這段跋語為饒字朴丁巳（一六七七年）題。當時八大山人已五十二歲了。『豫章』原為古郡名，指所在今南昌，也指江西，豫章王乃指寧獻王朱權，據《明史》所載：『寧獻王權，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踰二年，就藩大寧。

如王蒙號黃鶴山樵，他確實隱居在黃鶴山，王紱號九龍山人，他家鄉確有九龍山，齊璜叫白石山人，他家鄉確有白石鋪（鋪，小山也），沒有以所讀之書為山人名者。筆者好讀《史記》《紅樓夢》，總不能叫『史記山人』或『紅樓夢山人』吧。八大山人後來自己是否定了這個解釋。他自己寫過：『經者，徑也，何處現此八大覺經？』清人陳鼎在《八大山人傳》中說：『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為大，而無大於我也。」』這個說法很少被今之學者接受，但卻有合理的一面，『四方四隅』雖不是山（也包括山），但卻是一地方，以地方為名者，先例倒很多。

朱良志根據八大山人有『止八大山』的印章，認為八大在思想上居（止）於八大山。據佛家《長阿含經》等載，佛祖居須彌山，周圍有八大山（佉提羅，伊沙陀羅，游乾陀羅，蘇達梨舍拏，安濕縛揭拏，尼民陀羅，毗那多迦，斫迦羅八大山環繞須彌山），八大山外還有四大部洲。八大山人由僧還俗後，其思想仍在佛家，如居八大山，圍繞佛中心須彌山也。故名八大山人。這個說法倒十分中肯。

『八大山人』四字，『八大』二字連寫，『山人』二字連寫。清張庚在《八大山人》中說：『款題「八大」二字必聯綴其畫，「山人」二字亦然，類「哭之」「笑之」，字意蓋有在也。』後來很多學者對此作了考證，認為和『哭之』『笑之』無關。但不管怎樣考證，不論它來於佛教，抑或來源於其他，但確實類『哭之』『笑之』。而且是有意為之。其字形多次變化，有時將『八』字寫成兩拐，有時將『大』字寫成兩點，但和『大』字聯綴，都類『哭』字或『笑』字，這是事實，無須考證。（此外，牛石慧題款，也確似『生不拜君』，這是事實。）

還有八大山人的一個畫押，以前被釋為『三月十九日』，清代收藏家顧文彬（1811—1889）在《過雲樓書畫記》中著錄八大山人的《安晚冊》時，釋之為『三月十九日』，謂之『乃思陵殉國諱日』（明崇禎皇帝自縊日）。後由白謙慎根據八大山人族叔朱謀聖在崇禎年間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編著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的周器銘文釋為『十有三月』。兩說並立。

這些考證和解釋都有據，但很多人由此得出八大山人並沒有亡國之痛的結論，更認為他已沉浸在新王朝的皇恩浩蕩之中了。也有人考證八大山人在清初和清朝官吏接觸頻繁。很多人也就認為八大山人已視自己為清朝的臣民，對清王朝已有感情了，至少說對清王朝已無隔境之情了。

據《明史》所載，「洪武中，太祖以子孫蕃眾，命名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親王世系，各擬二十字，字為一世。」寧府這一系為「磐、奠、覲、宸、拱、多、謀、統、議、中、意、添、支、庶、闢、作、哲、向、親、衷」。依此，朱多烜的兒子輩皆屬「謀」輩，孫子輩皆屬「統」字輩。所以，八大山人的宗譜《朱氏八支宗譜》中載八大山人族名：「統登，號彭祖，又號中桂」應該是對的。其他的說法皆未必對了。

《个山小像》右中有湖西彭文亮題：「个翁大師像贊：瀑泉流遠故侯家，九葉風高耐歲華。草聖詩禪隨散逸，何須戴笠老煙霞。」「故侯家」「九葉風高」是說八大山人是寧府朱權的第九世。這是對的。從「磐」到「統」是八代，加上寧王朱權，正好是「九葉」。

現在的學者都一口咬定八大山人出生於南昌。看來未必正確。當然他的九世祖朱權封國在南昌，實際上轄有南昌大片土地。而八大山人屬弋陽王一系，封國在弋陽，八大山人應該出生在弋陽。弋陽應有他的王府。八大山人印「西江弋陽王孫」，「西江」是古時候人對長江中下游的統稱。江西和湖南的分界就是以長江為界的。「弋陽王孫」說明他是弋陽王府中人，而非南昌王府中人。只是八大山人後來出家在南昌，晚年也生活在南昌，出生未必是南昌。但《明史·諸王二》又記：「寧藩既廢，諸郡王勢頹頓，莫能一，帝命拱橫攝府事。」拱橫是弋陽王，他攝府事，應該在南昌建有府第（或以原寧府為府）。如是，八大山人可能在南昌也有府第。

李驥《虬峰文集》卷三有《噫嘻，拜八大山人像而題之也》，首句云：「噫嘻中尉，高皇子孫。明倫以序，神廟弟昆。」這裏說八大山人在明時官至「中尉」，「高皇」應指朱元璋，「孫」乃為高皇的後代子孫。「神廟」指明神宗朱翊鈞，朱翊鈞屬於燕王（後為永樂帝，成祖）一系，這一系世系乃為：「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朱翊鈞恰是這一系第八代，從朱棣算起，乃第九代。八大山人正是其「弟昆」。

《明史》記載朱權「自號臞仙」，可見其清瘦而精神豐饒。據汪世清查閱《藩獻記》所載，八大山人的七世祖莫培也是「臞幹疏髯，尤敏於學」。從《个山小像》看，八大山人也是很清瘦，「臞幹疏髯」的，但卻神采奕奕。

二、對八大山人的研究，在全世界美術史界幾乎成為一門顯學。對八大山人的考證文章也隨處可見，有的對，有的還需深入。比如「八大山人」的號，據清人龍科寶的《八大山人畫記》云：「山人初為高僧，嘗持《八大人圓覺經》，遂自號曰八大。」今之學者大都相信這種說法。但我卻十分懷疑，因為凡是稱為某某山人的，都必須確實有某某山，

高古而功力精深。其書法用之於繪畫，也同樣高古而功力精深。再談鮮明特色，八大山人的繪畫曾學過董其昌，其實他師法的不止董一人，但他的作品顯然和董不同，也和所有古人不同，更和當時人不同。他的畫筆筆入傳統，筆筆不為傳統所囿（筆筆入古人，筆筆不為古人所束縛）。就功力和特色而言，八大山人的畫為古今第一流，無人能過。他用筆千變萬化，然皆瀟灑自然，功力過人。

審美性。中國畫的審美性重在內涵，而非皮相（形式）。八大山人在二十歲前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他的家族父祖數代皆通詩文書畫，這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他的書法師法魏晉，這在他的繪畫中皆有反映。因而他的繪畫中既有魏晉的書法筆墨內涵，又有傳統詩文以及佛教精神內涵，因而其審美性非一般皮相美所能比擬。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中云：「凡事物之能垂久遠者，必不徒尚華美之觀，而要有切實之體。」八大山人的畫即有切實之體，有最高的審美性。

社會影響。八大山人的畫在他生前即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石濤題《畫山水冊》云：「此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而以名震一時，得不難哉。高古之如白禿、青谿、道山諸君輩，清逸之如梅壑、漸江二老，乾瘦之如垢道人，淋漓奇古之如南昌八大山人，豪放之如梅瞿山、雪坪子，皆一代之解人也。」張庚著《國朝畫徵錄》，把八大山人置之卷首，謂之：有仙才，後人把八大山人和漸江（弘仁）、石濤、石谿並稱為「清初四高僧」。八大山人在大寫意花鳥畫方面對後人產生的影響，無人能比。

八大山人的畫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有二個因素。

一是天才，「天才」就是天生之才，天賦之才，這是先天具有的。但一個人有「天才」猶如礦山有礦藏，必須經過開採才能產生作用。而且，是金礦開採出來方是金子，是銅礦開採出來即是銅，是煤礦開採出來即是煤。如果不經開採，金、銅、煤礦埋在地下，皆不可能產生不同的作用。八大山人本具天才之質，經過學習（即開採）、修煉，以盡天才之學，最後產生天才之績。

二是家國之痛。繪畫屬意識形態，其人意識如何，形之於「態」（書畫）上亦如之。清初「四王」屬於順民，守法之民，其畫亦溫潤柔和，處處守法，沿董巨至董其昌之逸軌，不敢越雷池一步。弘仁等遺民派畫家反清復明，失敗後，反思明之滅亡不可逆轉，清之強大不能抗拒，他們心冷了，但又絕不去做清朝的官，心靜了，穩了，所以，

考證都是有根據的，但結論未必正確。八大山人在明朝時，享受王室的待遇，住高大的王府，生活無憂。清人打進來了，他首先山中逃難，慢一慢，就可能被殺頭。後來，為了保命，他不得不削髮出家，在寺廟中過著清苦的生活，為僧二十多年，他又還俗了。他對僧家經典可能有點興趣，因為這些經典也是一門學問，很多學者都有研究的興趣，但他們不一定要真的出家，八大山人是被迫為僧，他自題自己畫像曰：「洞曹臨濟兩俱非，羸羸然若喪家之狗。」又題：「當生不生，是殺不殺。」心情昭然若揭。他在寺廟中清苦，還俗後謀妻子，生活無著，在朋友幫助下，賣畫為生，「河水一擔直三文」「何廉也」。如果不是明清易祚，他會妻妾成群，還需要「謀妻子」嗎？他會生活十分富足，還需要賣畫嗎？兩相對比，他能無感傷，何況明王朝滅亡了，一般士子尚且恨恨不已，石谿終生懷念並忠誠於朱明王朝，八大山人作為宗室，能無家國之痛嗎？無須考證，揆之常理，即可知也。

當然，他一度身在佛門，用了一些佛家的語言，他為了生存，參加一些活動，和清朝的官員打交道，這皆是常情，並不能說明他就忘記了家國之痛，更不能說明他已經融合在清王朝中已無隔閡了。

邵長蘅是見過八大山人的，他寫的《八大山人傳》中說：「世多知山人，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汨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室泉，如濕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暗，隱約玩世，而或者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也。哀哉，予與山人宿寺中，夜漏下，雨勢益怒，簷溜潺潺，疾風撼窗扉，四面竹樹怒號，如空山虎豹聲，淒絕幾不成寐。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謝翱于宋末投文天祥反元，宋亡，登釣台慟哭，有《西台慟哭記》。後與反元亡宋遺民方鳳、吳思齊等結月泉吟社，共懷宋朝），又當相扶攜慟哭至失聲，愧予非其人也。」這裏已講得十分清楚了，後之考證家怎知八大山人又怎麼能和邵長蘅相比，而且，八大山人在畫上鈐的「西江弋陽王孫」的大印，就明確的說明問題。八大山人自明亡後，精神上無疑是痛苦的，這正是他藝術成功而且十分突出的因素之一。

三、中國繪畫史上的傑出畫家，必備四條標準：一是技術和功力，西方畫僅曰技術，中國畫的技術升華乃是功力；二是獨創性和鮮明特色；三是審美性；四是社會影響。八大山人的畫在這四方面皆是第一流的，他是中國最傑出，最有功力，最有鮮明特色的畫家兼書法家。先談功力：八大山人是清代書法家中最有古意，最有功力的書法家，龍科寶《八大山人畫記》中說：「山人書法尤精，少時能懸腕作米家小楷，其行草深得董華亭意，今不復然。」陳鼎《八大山人傳》亦云：「善書法……則胎骨于晉魏矣。」八大山人的書法圓潤自然，渾樸厚重，內蘊豐富。取法魏晉，

反映在他們的畫上冷、靜、穩。八大山人生於明王府，清人入主後，他的一切都打破了，他的神經受到強烈的刺激，以至有時發狂，然又無可奈何。他要生存下去，被迫出家做了僧人，他也不得不和俗人打交道，甚至和清朝官吏打交道，不得不賣畫，但他又有家國之痛，他不能不痛苦，不能不發怒，痛恨乃至哭之、笑之。因而，反映在他的筆下，怪鳥、恨魚、險石。冷逸、奇古、怪誕、險峭是其特色。痛苦、無奈、悲忿、矛盾以及傳統的文化修養共同鑄出八大山人的藝術。如果沒有家國之痛，他不會有這樣的藝術。

生於明宗室之家，少時受到良好的傳統教育和書畫影響；明朝滅亡，使他由一個王室貴族一落而為逃亡之民，清苦之僧人；後還俗謀妻子，為了生活，不得不賣畫求生；還有他的天才之質，這一切都是八大山人特有的，因而他的藝術也是古今特有的，後人無法超越的。

陳傳席，一九五〇年九月生於山東，江蘇徐州人。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兼任中國佛教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宣部評閱員、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理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出版《六朝畫論研究》、《中國繪畫美學史》、《中國繪畫理論史》、《中國紫砂藝術》、《精神的折射》、《陳傳席文集》（九卷）、《悔晚齋臆語》、《畫壇點將錄》（三聯版、港臺版等七版）、《北窗臆語》、《蛙怒集》、《會心不遠》、《弘仁》、《唐寅》、《徐悲鴻》、《傅抱石》、《現代藝術論》等。

變為人化的自然，承載着人與萬物的關係。而對比八大山人早期《花卉冊》中的《藤月》《花卉》《水仙》等作品，可以發現早期作品多描繪自然事物，未經人化，少了幾分人與自然的契合。從另一角度而言，八大山人早期有意避世，遠離人間社會，而至晚年他已歷經「豎拂稱宗師」、發狂還俗等過程，心境淡定，復歸於平和，因此對於常見生活情景，也可作描繪。由此觀之，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題材的作品，可以進一步剖見其內心活動之轉變。

八大山人的早期藝術具有明末的繪畫風氣，是因其幼年所聞、所見、所學而成，這些風格特點是在他不自覺中形成的。這些藝術作品除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情感寄託外，還帶有當時繪畫的普遍模式，尚未跳出藩籬。而晚年的八大山人，在人生感悟和藝術追求等方面均已達很高層次，參透禪理而自出機杼，因而在藝術面貌和藝術內涵等方面都高出群表，成就非凡。

劉闊，一九八八年生於北京，青年花鳥畫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美學碩士，獲藝術學碩士、文學學士學位。專攻小寫意花鳥畫，兼善書法篆刻及古典詩詞。已出版《劉闊工筆花鳥畫技法》（四卷）、《劉闊白描沒骨花鳥畫譜》、《中國歷代線描人物畫精選》、《劉闊畫輯》等多部專著。曾策劃並主持「畫到流傳豈偶然——紀念王雪濤先生逝世二十八周年系列學術講座」。科研成果作品刊登於多種學術刊物，並有多篇學術論文發表。其花鳥畫作品風格清新雋秀，含蓄古雅，收藏於海內外。

《花果冊》《花卉冊》簡介

劉 闊

《花果冊》創作於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是年八大山人七十二歲，冊頁形跡簡極，是其晚年的一部禪畫精品。而《花卉冊》應是八大山人在三十四—四十一歲期間所創作的，實為早期繪畫足跡之代表。這兩部冊頁進行對比，明顯體現出八大山人藝術演變之歷程。

《花果冊》——蜀葵》所畫蜀葵一枝，居於畫面右上角，花朵左顧，左下有一「八大山人」朱文小印與之呼應，其餘位置不贅一筆，畫面極簡淨。花枝以點垛法寫出，用筆柔緩和煦，似與「沒骨法」相近；花朵深淺之色，略以墨色區分，清淡滋潤，格調素雅。以少味多，其意無窮，何必描千繪萬，充塞滿圖？今反觀其早期作品《花卉冊》——辛夷》《花卉冊》——梨花》等幀，筆跡剛愎方折，頓挫明顯，提按有力，線條銳利，鋒芒顯露，花朵以勾點筆法出之，給人以剛硬感，與晚年所畫蜀葵相比較，產生剛勁與柔和，收斂與外放的明顯反差。

《瓜》與《芋頭》幀筆跡蒼茫柔潤，使轉運筆鋒使其變幻豐富，墨色雖淡，筆痕雖輕，但筆跡能沉入紙底，氣息沉厚靜穆。反觀《花卉冊》中的《蘭草》《湖石》《芙蓉》等幀，基本秉承着明代寫意畫的典型用筆特徵，筆勢劍拔弩張，剛強折挫，力量外露而不內藏，看似有力，其實筆跡折脆，缺少韌性，更是人生閱歷尚淺之故也。古人云：「畫者不可無年也。」八大山人青中年期，雖歷盡亡國喪家之痛，避禍出家之苦，但心未歸於平和，心中含恨，遂時時激越憤懣，形諸於畫故多凌厲掙扎之相。

《菊花》幀畫菊花一枝，柔弱纖瘦，輕描淡寫而逸態自出。畫面內容處於左上角，而其餘全空，留白做境，以無做有，可見其禪心。而《花卉冊》中《荷花》《玉簪》等幀，構圖飽滿，枝葉重疊，墨瀋淋漓，顯露出繁盛之態，此風格因襲着前人繪畫的普遍套路，圖畫形式與八大山人的精神尚未契合融洽。

《果盤》與《花環》皆畫生活常見事物：果盤擺放的葡萄、蘭花，細線穿起的白蘭花環，自然景物經人折取，

花果冊

六開 紙本設色

縱一九・八釐米 橫一八・一釐米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上海博物館藏

之一 菊花

【鈐】八大山人（朱文無框履形印）

之二 蜀葵

【鈐】八大山人（朱文無框履形印）

之三 瓜

【鈐】八大山人（朱文無框履形印）

之四 花環

【鈐】八大山人（朱文無框履形印）

之五 果盤

【鈐】八大山人（朱文無框履形印）

之六 菊花

【款】 彊星紀之秋 八大山人寫
【鈐】 八大山人（朱文無框履形印）

花卉冊

十開 紙本墨筆
縱二一・四釐米 橫三三釐米
上海博物館藏

之一 辛夷

【鈐】 法堀（朱文橢圓形印）

之二 芙蓉

【鈐】 法堀（朱文橢圓形印）

之三 水仙

【鈐】蕭疏澹遠（白文方形印）

之四 月季

【鈐】刃菴（朱文方形印）

之五 荷花

【鈐】刃菴（朱文方形印）

之六 梨花

【鈐】淨土人（白文方形印）

之七 玉簪

【鈐】刃菴（朱文方形印）

之八 蘭草

【鈐】法堀（朱文橢圓形印）

之九
湖石

【題識】石癖。

【鈐】刃菴（朱文方形印）

之十
藤月

【款】傳綮

【鈐】釋傳綮印（白文方形印）

花果冊

陳傳席題



